

向電影學寫作

現在的學子普遍欠缺「描寫」能力。拿到題目提起筆，不知寫什麼，不知怎麼寫，總之就是寫不出來。

明明電影都看了幾百部了，為什麼用文字說個故事會是一件難事？

每每面對中學生演講時，我都試著以他們熟悉的電影語言讓他們「轉譯」成文字創作，

就是要讓他們理解，一部電影之所以好看動人，有時是「影像語言」幫了大忙。

如果在寫作時，運用一些電影語言是會非常加分的。

文／鍾正道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）

招數
1

一個特寫鏡頭 承載思想感情

寫作的時候，不妨運用一個特寫鏡頭吧，它很容易承載「看的人」與「被看的人」的思想感情。

什麼是特寫鏡頭？一張臉占滿整個銀幕，就是典型的特寫鏡頭。特寫鏡頭是電影與舞臺劇的分野，電影有特寫鏡頭而舞臺劇沒有。電影有了特寫鏡頭之後，便讓所有觀眾都坐在最好的位置觀賞演出，而拿捏被攝對象的遠近，是在導演的美學掌握之中。

特寫鏡頭不同於一般古典小說的細寫。特寫鏡頭會有意識的停留在某一個渺小到平常無法看到的物件上，或是「瞬間即逝」的，或是明明看到卻「視而不見」的被攝對象。它以一個很近很近、近到不可想像的距離去觀察一個對象，一張臉、一根頭髮、一條皺紋、一個傷疤、額上的一滴汗、嘴角肌肉的顫抖、瞳孔不安的游移。未免我們要問：為什麼要這樣子觀看呢？

因為很近，被攝對象在銀幕上就被放得很大，比例不對，就成為一種「變形」，這種逼視具有強大的「揭示」功能。電影中的特寫鏡頭，通常就是導演邀請所有觀眾進入人物內心的入場券。

特寫鏡頭的想像轉譯到文字上，就會在讀者「想像的銀幕」上比例失衡，形成一種有意義的「凝視」與「揭示」。在一次一百字的特寫鏡頭練習中，某位同學交出了這個句子：

我是一名處女座完美主義者，一根頭髮掉在地上，便立刻撿起來的那種。而那根長髮，S型蜷曲在地上，像媽媽被爸

爸打了之後瑟縮在沙發上的姿態，半截抽白，末梢翹起，是那隻求救的手了。五天過去，我就是不想把它撿起來，這也許是媽媽留在這裡的最後一絲痕跡。

這位同學選擇了一根掉在地上的頭髮作為描寫對象，逼視這根頭髮，連結記憶中的母親遭到家暴而離開了家，充分掌握「物中有人」的寫作技巧。他凝視著母親遺留在地上的頭髮，不只寫了母親的遭遇，更傳遞了觀視者對母親的同情與思念。

而另一位同學選擇的是皺紋：

高二開始，我就偷用阿姨的眼霜，自從阿姨不再使用眼霜後，我便擅自把那最後一瓶克蘭詩眼霜用完。如今坐在她床邊，再也不期待她能醒來，張開那閉垂眼皮下灼人的眼睛，那迷死爸爸的眼睛。只是醫院空氣乾寒，早已讓她的眼角爬滿細小的紋路，如枝梗縱橫的枯葉。我說，阿姨，抱歉眼霜沒有了，醫生說妳快要解脫了。

這位「阿姨」顯然跟母親不具有血親關係，而是父親另外的女人。這位阿姨侵門踏戶，將眼霜置於家中，顯然有宣示主權的意味，也製造了這位同學「偷用」的機會。偷用，是作者想要跟阿姨一樣美麗潤澤，也是報復阿姨的方式。她逼視阿姨皺紋的文字雖然不多，但依然傳達了很美的疏離感。眼霜用完之後，面對阿姨的瀕死，竟也心生憐憫。用完的眼霜、眼角的紋路、枝葉縱橫的枯葉，都直指阿姨的死亡，物中有人，一個出色的特寫鏡頭的想像。

招數
2

畫面外的主角 畫外音拓展視覺

畫外音是視覺框框之外的聲音，也可以不在所描繪的那個現實之中。如果在寫作時加入的聲音是視覺畫面之外的聲音，或是根本不屬於所描繪的現實裡所應該發出的聲音，便可以像電影一樣拓展視覺界線，且更豐富的展現人物的內心。這個聲音未必要合邏輯，有時候越不合邏輯的聲音，就越可以承擔人物複雜的心理活動。

在某高中文學獎的小說作品中，我看見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：

女兒的蕭邦彈得優雅動人，坐在席間，我聽不見一個個琴鍵的叮咚，只聽見她在襪襪中的牙牙學語。

這位同學假想自己變成爸爸，到音樂廳聆聽女兒演奏鋼琴。作者不描寫鋼琴樂曲的美妙，反而把琴聲關掉，加入嬰兒牙牙學語的聲音。這樣不合邏輯的搭配，畫面與聲音完全錯位，卻精準點出父親驀然發現時光流逝，女兒在不知不覺間長大了的感動。那種時空恍惚之感，具有人味。

向電影學習寫作，把豐富的影像資料庫打開，激發視覺與聽覺的想像，如同一位導演去安排鏡頭的遠近，布置聲音，構思鏡頭的切換（剪接），還有框框內的光線與色彩，甚至去設計攝影機如何運動，試著以文字轉譯腦袋中浮現的影像，寫作應該就不是一件難事了。（選摘）



《寫作力實踐

探索文字新風貌》

作者：第十七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獎優勝同學、廖鴻基、鍾怡雯、廖志峰、黃文輝、吳昌政、鍾正道等作家及老師

出版社：聯合報